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四

重修靈洲妙高臺碑記　　呂堅

山水之靈必以人著。會稽匡廬六聘之屬尚矣。然一邱一壑。足以悚神智。攝精魄者亦必以名賢之迹。游人才士。憑吊稱説。迺有所據依。靈洲山之構妙高臺也。唯東坡故。士大夫少負異才。卒欲有所展布。所如不合。其材處於用不用之間。輒塵窒僵蹇數十年以至於老。數極而知返。力困而思遷。於是恒欲逃之清空寂滅之教。以平其心而恬其志。而其時之情事。又不可以已。遂託之奇幻窅冥之説。以自娛其情。嗟夫此妙高臺之詩所由作也。古今靈闢之區。又貴游權勢所必爭而力據。乃歌臺舞榭不旋踵而荒草寒烟。後之人臨其址者。輒唾罵之。以資其文字之感慨。視妙高臺之屢圮而屢建。是人之賢不肖。而地因有幸不幸焉。非以其僻在海隅。祇供遷客騷人以憑弔也。東坡既賢。則不必其説之取信於後世與否。而亦必有所振起。今某鄉紳耆黃君等。力鼎新之。臺之下復創爲軒。爲會文所。余嘗以公事經其麓。登所謂寶陀寺。木石杈枒。苔青蘚碧。咸有古色。其外則數水沙明。澄波如練。晩日初出。如大冶流金。赤光瑣碎。清秋涼月。翦琉璃千片。閃閃有聲。時而漁火村煙。相與明滅。皆足消人壯志。發人清響。輒復憩於臺畔蒲團。召小沙彌。述所聞得雲事。釋然有會於心。又以

歎山水之靈。自足致名賢之迹。而與以不朽於世者。其故又不盡屬諸人也。余既嘉黃君等營造之力。惆前令之碑。無及古人之意者。於是乎記之。以告後世才識之士。其必有同感焉。歷有年所。圮復營之。以紹前休可也。

黃喬聆先生傳

黃栻。字君球。番禺人。自大父以上。蔭八世指揮。明洪武初從下江南破張士誠功也。栻生崇禎末年。習於世務。唐桂三王竄竊閩粵間。監儒小生。片言投隙。不次擢用。栻視之蔑如也。嘗為其幼孫朝相言。順治三年丙戌十二月十五日。官軍自東門入城。擒聿鐭。率土兵黎遂球。率水師陳子壯。及東莞張家玉。起提督李成棟。故明總兵。因吳六奇定粵。有愛妾自殺。激之通款南甯。由榔死於贛州。人馬立水中。三日不仆。七年庚寅二月初六日。耿尚軍北郊。挫於鄉兵。七月十五夜。燃龍眼洞。十一月初二日城破。由西北角狠攻。圍久。殺人如亂麻。初八午時封刀。十一午時尚藩攜被逃民。剌又開刀。我被斫左膊。創不知人。一老兵救我。延十數日。攜家過河。走石頭過三山。憑石壁奔沙頭。始定居佛山。八年辛丑二月。耿藩移福建。尚藩放青苗錢。家五十緡。月息三分。貧民始樂而終弊。延累親戚。癸卯。海賊亂。征夫錢。明年吳三桂反。民心惶惶。傳尚之信截髮致雲南。既追斬使人。又復封去。十三年丙辰。謝厥扶叛。擒之高州。其

族子鬻削髮入大通寺。即前日作詩僧也。其他言甚悉。卷半蠹不可識。栻以時之多
故寇之充斥。民之弗康也。廼喟然而歎。專再反側。則民無孑遺。於是毅然詣平南府
上書曰。僕聞與善同事。莫不昌。與惡同志。莫不亡。盛衰得失。彰明較著。有百害而無
一利者。此中人以上所弗由。而況故家舊德。儼然為民上者乎。夫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事迹久遠。或習於見聞而不加察。則請以近事言之。夫福王非不正。唐王非不
順。即魯王紹武之立。非不可。然皆不旋踵而滅。誠以政治既荒。用人既失。糧餉既缺。
地勢既偏。即使內無熒蠱。外無強敵。猶且不支。茲則　天戈且臨。人心久盡。不俟智
者而知其敗矣。獨桂王輾轉。少稽年月。屬與昔同。固因時會。然以瞿式耜何騰蛟之
忠勤。而不興。以金聲桓李成棟之強附。而不振。總之監國者無不擒。督師者無不死。
蓋天命所屬。人力不得而爭。民心所歸。兵威不得而劫也。古權譎之士。謂為天下者
不顧家。而創業肇基。其本必出於忠孝。千古王侯將相。原非有種。要必具忠純懇摯
一副血誠。歷之至險至厄無可奈何之地。陷胸決脰而百折不回。豈有遺棄君親。眷
懷妖治。二三其德。殉利忘義之徒。而可倚之以求富貴者乎。且左右欲求富貴。亦既
分茅裂土。南面而稱孤矣。捨現在而圖未然。婦人稺子所不為。隳父兄已成之業。蹈
臣子無將之誅。戕東南既集之民。傷天地好生之德。百世之後。等為至愚。明主寒心。

中材不齒。一從禍首。即為罪魁。僕竊為左右不取也。尚覽書不竟。劍擊案如撾。殺侍者。勒兵促縛之。其母曰。此人言是。但過於悻直耳。會報資寺僧某。馳救得釋。自是杜門屏絕人事。講學課子以終。年六十四。卒。子三。燦焜熀。及諸孫。多以儒學顯仕。燦子朝相別有傳。

論曰。司馬徽有云。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當明季諸生。最乏匡濟之才。欲資筆舌。竊名後世。意存偏袒。自取辠戾。不亦宜乎。余與喬聘先生元孫允懷交。得見自著年譜。所值時艱年月。與通鑑輯覽合。間存軼事。惟跡刪係方氏所傳誤耳。其上俺達一書。載后愛民之意。溢於言表。惜哉不槩見於他說。故次其傳。其瑣事弗傳。但不擇人而言。先生亦倖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嗚呼尚已。

壬辰防猺五論

唐鑑

地方之習於承平也。兵不識步伐。弁不識干戈。守汛塘者。一二無賴。防門關者。三五羣兒。文武恬嬉。天下誠無事矣。當斯時也。邊徼雖荒。數百年不見烽燧。蠻溪雖野。億萬姓悉安耕樵。恃此不恐。而防禦無備。戰陣無備。一切糾奸摘伏皆無備。一日者小醜竊發。嘯聚山林。初不過鬼蜮伎倆耳。致使蹂躪數邑。勞師數月而後蕩平。吁。豈非無備之患哉。向使江華得勁卒數十。益之以鄉兵。乘其出入劫掠。迫而攻之。彼二百餘人。何難一鼓而殲滅無遺也。而邑宰雖勇而無兵。鄉民雖同仇而無器械。俟之數日而賊勢張矣。再俟之數日而狡焉逞矣。卒至於披猖無所不至。戕害提協大將。其不備之患。尚可勝言哉。

語曰。事君能致其身。此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能當之。其愚而死。輕而死。無備而死。好勇而死。死而張賊氛。死而損國威。死而沮衆志。死而益民危之數者。事理不可死而死。時勢不致於死而死。安得以致身為說哉。然而既已死矣。 朝廷表忠蓋恤其死。豈猶論其不當死哉。而用兵則當以此為戒。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愚不可。輕不可。無備不可。好勇不可。是故論戰必有略。行兵必知方。賊未至。則當清野設防。賊將至。則當偵探部署。賊既交戰。則當有正兵奇兵。李牧之備匈奴也。曰。急入收保。寇

準之役澶淵也。曰隨在塞藏。不遺賊糧也。章孝寬之拒高歡也。縛木於樓。李光弼之應思明也。鑿道於地。不留賊隙也。孫子曰。自古明君賢將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知敵之情者也。此言偵探也。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命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為賊殺掠。畜產亦為賊所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移入城中。乃遽閉門資賊。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矣。言無部署也。孔明八陣。其機在二十四隊游兵。吳璘疊陣。其要在更休迭出。勝算。背水而奪趙幟。撤星而敗金酋。大抵皆奇正參合者也。是以將貴有謀。兵宜結陣。從未有知賊之所在而不為之備。甘為賊所愚。而舍身以赴之者也。如海軍門者。誠令人低徊憤惋驚愕數日。有不能解於懷者矣。賊由此披猖。民因之荼毒。吁將之所係。豈不重耶。

自海軍門失事之後。賊勢日益披猖。眾至七八千人。蹂躪數邑。分投四出。各將領無一敢攖其鋒者。於是將倚九嶷山為久踞之策。羅軍門設計誘入洋泉洞。連日圍攻。親率將士。不避矢石。尅期殲勦。無一逃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而當時猶有挫辱之者。幸而無瑕可擊。得以自全。吁亦危矣。

猺亦人也。異視之則異。同視之則同。其種落不一。男衣背有紅織文。女頭裹紅布者。謂之紅猺。白織文裹白布者。謂之白猺。黑織文裹青布者。謂之黑猺。男衣負花織文。

女頭頂板者。謂之花板猺。女頭插箭三枝。以藍布巾覆之。謂之箭桿猺。隨處遷徙。逢山開墾者。謂之過山猺。居有定處。與民人雜耕者。謂之平地猺。平地熟猺也。較為馴擾。富川之三輋倒水沙母平石龍窩鳥源石鼓南源神源二九鳳溪谷塘大園都家。恭城之塘黃石盆伸家壟塘大源高界平源四𨛍垓里馬暇。平樂之大源小源九堡四哨蓮塘欄洞蛇灘駝口。荔浦之牛角古累龍殿龍莫橋頭金波太平龍梘龍田長漢黃桑假羊茨菇栗木根長院坪梘沖朝沖。皆熟猺也。修仁之六定六斷三片楊柳塞堡江軍長二長灘金秀六那金𨛍流𨛍八沙六寺椰妹赤地。山猺也。亦不遷徙。永安之東平里八𨛍。龍定里十六𨛍。尋峯里四十八𨛍。與之同貫縣大凝五十沖。大桂二十四沖。皆過山猺。道光十二年六月。大桂各沖滋事。而大凝各沖。安分守業。其所屬犁頭山。為沖十八。曰如仁。曰山坪。曰湖廣洞。曰仁喜坪。曰見蛇。曰羊爛。曰馬地。曰大木篤。曰小木篤。曰銅羅。曰大隘。曰大浪。曰古那。曰界板。曰石玟。曰龍隱。曰小白碶。曰釣管。過山猺也。合昭平所屬之銅羅山雞沖山楓木坪苦竹山文進山景亮山屢沖暗沖茶子沖福安沖牛角山。共二十九沖。為戶三百二十有八。當大桂山柑子全竹等沖起事。往犁頭糾約者。晝夜不絕。而訖不與從。及官兵俘獲鞫訊。黠者挾滅誣扳。幾致勞師。幸以安撫而定。夫猺一也。何以柑子等沖。遂至畔離遠徙。其平時豈有

隱忍不得於心。閩江華趙逆之亂。因相煽而趨其事耶。可謂愚妄無知矣。文武官吏。多方曉諭。未出山者。亦即帖然冀乂。是豈與居民異哉。

山之所係大矣哉。扶輿旁薄清淑所鍾。其民必為秀良。嶢巖險峭。無屬不宣。其民必多頑梗。天之氣然。地之形亦然也。連山之八排。萬山環繞。其高逼天。陰翳成雲霧。嶺嶂若干丈。險不可測。生其間者。安得不為蠻野哉。槃瓠之事。遠而難稽。即以為庚氏奴亦屬荒渺。要之不知詩書。不辨禮義。任其野性。時起亂心。則自古為然。別之為猺洵不誣也。其地東通連州。東南接陽山。西界賀縣。西南入懷集。北連江華。東北接藍山。縱橫四百里而遙。其曰大掌嶺火燒坪里八峝軍寮馬箭。此內五排也。太坪沖天塘尾藤鈎嶺八百粟新寨茅田冷水沖龍水尾魚寨沖嶺尾六碓沖盤血山雞公背牛路水水豐尾社下沖大竹山。十五小排屬焉。曰油嶺橫坑行祥。此外三排也。香鑪山大營新寨鍋益小坪望溪嶺馬頭槃。七小排屬焉。其人猜忍好殺。挺險輕生。非有嚴明之吏。行恩於威。以刑弼教。野心一肆。獷悍難馴。數十年必有一用兵之役。及其兵將既集。攻守兼施。則又腰鼓焚香。投誠效順。故從來有事於此者。未有不先攻後撫。先示之殺戮。而仍與以生全者也。然而免奸鼠伏。明順暗乖。劫掠乃其常情。險詐逞其故智。撫之不見恩。約之不為信。晨撤兵而夕復起。父戕誓而子旋違。以是攻勦

者無竟功。拊循者無成德。所賴一二文武員弁。時時以大義羈縻之。以重威懾服之。使之不敢肆而已。

李舍人白橋哀辭

嘗讀書至古人之磊落光明。犀行焯焯。才足以當一世之務。德足以敦百行之本。而或崎嶇不遇。雖遇而不滿其志者。未嘗不高其行。哀其窮。悲其齎志以沒。而為之留連而不已也。夫自古人以至於今。亦已數千百年矣。目未嘗覩其形容。耳未嘗傾其言論。進退揖讓。未嘗相接。而見其通也。每鼓舞而歡欣。見其塞也。恒低徊而太息。立乎百世之下。而百世之上。有與吾相契而相感者。尚不能想像於冥漠之中。討論於聞見之外。而況生與同其時。居與同其地。立志同其方。嘗道同其術乎。余初以孤陋不敢廣交天下士。聞李君之名而慕之。及嘉慶十六年。李君舉進士。拜舍人。始見於京師。相與友善。言信而婉。行篤而潔。有善則相勸。有不善則相規。人曰李君古人也。是誠古人哉。少孤事其母以至孝聞。而生平讀書耆道。常欲有所建白於天下。使其早得一官。盡展其志。內修甘旨之奉。外以經濟施於時。則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名臣。豈非古人之復見於今乎。而乃鬱抑數十年。甫獲一第。淹沒以死。豈不哀哉。其辭曰。

汪汪萬頃兮。撓不濁而澄不清。其器廣深兮。前叔度而後斯人。與之相接兮。神如秋而氣如春。才當見用兮。生乃不辰。坎坷若此兮。又何獨悲乎古人。

青惠烈公别傳

羅棨庭

公姓青諱文勝字質夫贈謚惠烈蜀之大甯人也貌清癯循循雅飭明洪武間以貢生起爲湖廣常德龍陽縣典史潔己勤政愛民如子龍陽地濱洞庭每春夏之洮蜀漲通過泛濫衍溢匯爲澤國禾稼概付洪濤又水瀾浪騰風波吞吐齧岸畝畝竟遭漂沒者有之而龍陽田賦爲石三萬七千有奇有司按冊以索或田荒徵斂或田去賦存民無以輸累逋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於是公之莅任蓋五年矣惻然傷之詣南都疏民情土俗以聞再上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乎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事也上遣官馳抵龍陽覈之至則四望瀰漫得廩禾遺穗以上遂蒙特旨計畝免賦二萬四千有奇永額不科于謚于葬于祭又恐後之人無以勸祀事除捐正項另給田一所坐縣南軍山鋪俾其子孫世守奉祀焉公疏稿散佚無存惟月明五夜愁天旱雨落三朝怕水淹魚行屋走路三歲兩無收數語楚人自今傳誦之時公年三十有二子孤婦寡不能還蜀遂占籍龍陽今孫曾繁衍詩書之澤未艾皆公盛德之陰也

硜硜小人曰龍陽之民困亟矣青公身寄末僚非肩民社之任者也彼印纍綬若纍然濟濟於其上而膜視之者繁何人哉公已溺己饑不以爵之大小紛其志祈天請

命甘以身殉。初不計事之濟否耶。亦烈矣。卒蘇民困。奕世永賴。公亦俎豆馨香於不替焉。天何負於藎臣哉。然非公意計之所及也。今事久論定。其朽腐於白楊衰草者。悉守土之官隆秩。昭暴於日星河嶽者。偏讓此遺棄單命。幺麼之丞倅焉。泄泄有知。吾不知其恚心而覥顏否。惜不能起而問之也。謂之何哉。

書王翁還金事

王翁南有。常熟鄉人。素康謹。乾隆丙戌冬。初某日午晡。自趙市歸渡河。舟中徒行者負米者。呼庚癸者。肩背相摩。翁俄登岸。足觝隅有物近足。鞠躬探之。金也。知為過客所遺。慮發張難究。趣蹙徐取而袖之。達岸忍飢。坐胡宅以俟。日將入。見一人踉蹡對岸。反首抵掌。燜失金狀甚悉。橐具銀袱皆合。翁出招之來。曰。金固在。無恐。出橐開袱就沙中展視。約百兩。散亂未權。子之曰。若細檢視。某固未啟。若封也。請酬以半。不許。請三之一。不許。曰。咳。脫利若金。抵岸即走。當數十程耳。安從物色哉。世豈有不掩人之物為己有者。反乘窘急。矜德色而析之乎。若第持歸。慰家人望。毋緩。其人泣拜去。翁非豐於財者。而能檢押若此。亦難矣哉。翁吾妻之姑丈也。距予家不八里。嘗耳其事。一夕飲翁宅。面詢之。因得其詳。

名論上

戈宙襄

科名之名非名也。聲名之名亦非名也。古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功德言之外。有名乎。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生前有名乎。名也者。充於內。非榮於外。倚於己。非藉於人。幸而輔時立業。功顯跡長。名垂萬世。不幸而窮獨闇修。自植其學。亦不附眾以見美。不隨上以冀彰。發為文章。言有實用。其先必根源於德。其後可發舒為功。世譽泯然。勿顧也。豈忘名哉。蓋期其遠大。不爭日夕計。故孜孜矻矻。能安於困默若此。豈樂與芨芨者爭名於朝野哉。今之為名也不然。貪冒昏昧者。其所業恒以發策決科。未得也。憤憤然惕人之先。蠅營狗苟。日希其進。既得矣。即又揚揚自滿曰。吾名遂矣。更上之則更喜曰。吾愈顯矣。自科第以至卿相無不然。朝廷獻賢之典。為士子竊名之具。不可慎乎。或更有巧黠者。身不得榮。名不得達。則惟攟摭古今人語。視世所尚者而專習之。得其凡目。便自夸詡。挾其技以游於公卿大夫間。以震駭聾瞶。揚者日積。名遂大起。而利亦隨之。此近日聲名之名。卑污瑣屑。愈不足數也。之二者。皆有好名之念。而未識立名之方。故必至身名敗裂。為士君子所不齒也。某也生四十餘矣。學聖人之道。亦二十餘年矣。抱病窮居。不干時譽。識者謂予無害於名。不知名也者。當立志以辨之。精學以求之。寬時以待之。非可但爭飾其

外以為名階。而中顧栩然無有也。故世所趨之名。非子所爭之名也。功不可倖。德言是基。時不可躁。百世為期。如是而已。敢忘名哉。敢驚名哉

名論下

或進言於戈子曰。子論名希於道矣。然與夫超形遺慮齊死生榮辱賢愚為一致。而不肯一汩夫世俗之虛聲者。毋乃有間乎。且形骸一化。孔跖同盡。即有至公之好惡。皆定於後人之口。而於吾身奚所苦樂焉。苦於實而樂於名。與樂於實而苦於名。明者必有辨焉。子能辨名。子何不能忘名也。余曰。是何言也。凡世所云忘名者有三。而志於學者不與焉。太上無名。其次遺名。其次不愛名。無名惟聖人能之。蓋其學廣大博厚。凡天地之大。民物之繁。古今之遠邇。道之著者靡盡。即聖之能者無窮。故名無因而立。即無得而稱。堯之民莫能名。孔子無所成名。是也。而堯孔之後。不聞有人焉一及之者。此其不可學決也。遺名始老莊關列諸子。所為書皆具。西方氏竊其說而更易以杳冥惝恍之談。故其道愈不可憑信。且彼於名亦有意泯之。而非無心置之。故始猶以清心明性歉人。而終則并求為佛為菩薩。夫佛菩薩亦名也。為卿相之名。與為佛菩薩之名。不可謂非求名而更甚焉者也。烏得云為卿相而暫焉者之名為名。為佛菩薩而永焉者之名反非名耶。然則名為遺名。而名實未遺。并不可與老莊諸子

同論也至於不愛名者世比比然古之甚者為盜跖慕其臭而逐之者至今二千餘年不息余為儒崇君子不為跖所為少已果知二十後涉獵摩藝亦嘗縱觀乎老釋之書以為身可遺棄何有於名不久而即悟其非今已服膺聖學思探程朱之奧登周孔之塗凡世所求名而捷者皆鄙弗就然自是遂不敢忘名因棲身寂寞之濱屏交游窮歲月研討弗倦以覈其實積而名留而又每事必踐履篤實試而後動不敢稍涉於高曠虛渺致佚乎聖業之外吾豈不能超神遺慮適然自放同乎莊列者之所為而顧好為此屑屑不已自疲其神哉實以聖人之學非一蹴可幾而既自端趨向佩服古訓斷不敢馳騖高遠以偶違乎中庸之義故抑伏於學畢生始已倘能上之不惑乎異端下之不淪於匪類是吾志也雖無身後之名吾亦不悔焉何論乎當前哉吾固甚樂也而子又奚為苦吾哉且子之言苦孔而樂跖是非倒置聖狂莫辨更非儒者所樂聞也

送吳韻皐之粵東序

將欲刪壓劌慮劌膚務滌靈機以洗刷其耳目而磨刮其文章則必之乎通都巨邑名山大川杳渺混洋崆峒崒嵂之處殊方異壤庸俗迮愕驚迂之地近必數百里遠至數千里程路愈遠意思愈闊凡平日瑣細叢脞厭惡難祛之狀至是遂遁藏迸避

於無何有之鄉。而清思曠興。乃日發於聞見之所未經。而數為昌大博麗之詩文。嗚呼。丈夫而能游。游而能遠。亦甚幸矣哉。吳君韶阜好為詩古文。已造乎古而不俗。又甚好游。北之燕。南之粵。中企乎大江南北。所游益廣。所為詩若文益多。學日益進。而名日益高。所交四方賢豪。亦日益博而麗。中獨與予善。以予能為詩古文也。然而予不能游。日囿阨閭里。所見皆鄙伍鄉儇。不能暢發志氣。又無親弟兄支持門戶。日汩沒其心於米鹽叢雜。勞其形於姻婭酬酢。雖擁百城。破萬卷。自謂可窺古作者之林。而一有俗牽。數日神廢。外念既入。動輒遺忘。欲逃深山窮谷。以專精竭智。一二十年。萬計不得。欲決然舍家。求天下奇閎壯槪。或於山見終南太行之高。於水見江海黃河之廣且深。亦足以暢大胸襟。少舒其閫緼之所積。而又不能。而此心尚不欲默而已也。平居私念。忽忽若有所動。及至出門未久。則又惘惘思返。是以予近日好游之心。與不游之境。常交戰於中。趑趄而不自克。而吳君則又以游粵東聞矣。粵天下之勝區也。在東則更為一大都會焉。其貨物輻輳。士民雜遝。山水奇奧。人物峭拔。不下大江南北。而或過之。以是賢公卿大夫名士才子。凡好游者。無不至是而流連嘯咏焉。吳君既能游。而游又值其所勝。是游也之中又有甚幸者焉。將來登臨其地。窮幽造險。倨傲吟諷。必有百倍於今之所為者。吳君之幸。而實吳君詩文之幸也。以視予壯

而居鄉。不能踰數百里路者。毋論乎抱影自慚。即詩文不且慚于不已哉。於其行也所以憫予之不能游。而深幸吳君之能游也。於是乎言。

贈顧子游序

顧子今日游矣。吁。吾見今之游者眾矣。下焉者趑趄謀利。丐升斗須臾之養以潤其身。而不覺諂汙之可恥。中焉者。役役逐逐。蠅營狗苟。日覬在上者之一假手援引。得以竄身仕籍。脫其詩書之苦。上焉者。以文章為餌。以談說為宗。其學纂取乎時之所尚者而會粹之。其始不必為己之所好。其繼不必為己之所有。剿舊飾新。但藉以夸張於寡昧之前。而驟驚其耳目。而名與實遂兩得。得其實而不暴其名。由是人皆奉為實學。而其人亦遂恭然久假而不歸。沾沾自喜。夸身巧利。莫甚乎嘗曰。古欲為君子。不可不好名。今欲為小人。亦不可不好名。為游之上焉者而設也。然則欲游者而無此譎詭動人之具。亦何為而游也。吾故於顧子之游而甚疑矣。雖然。顧子亦何可不游哉。末俗彫弊。儒風頹喪。上不恤民。下不愛學。或溺沒於釋老之言。或貪黷於財貨之政。或以經濟為無益於國而不識。或以性理為非急於民而不講。或好為雕鏤采藻之辭。而不明大義。或愛為恢博奇詭之說。而不務正誼。上下同風。吏民一治。非得一學聖賢之學者。出而振治之。風俗何以厚。民生何以安。顧子學成行脩。拔今合古。上

不能為文章侍從之臣。一鳴國家之盛。下又不能出宰百里佐教化。歷而為賓當必有勸掖之道。規箴之方。視乎時事所急者。舉以相關。得使賢公卿大夫有所慕而畏。若是。則顧子之游。視不游者勝矣。況以其全力。佐在上者徐治國與民。而又以其餘褒正學術。即以靡游士之風。而使之靖。則顧子之宜游者久矣。乃今晚爾。雖然。吾又為顧子慮矣。顧子行端潔。性剛果。故出語恒忤觸人。醉後論事。尤中時要。而慢易人尤甚。即不慢人。習見者多徙席以避。余之交顧子以此。而顧子之不合於世亦以此。今使顧子一游而遂降其操。易其貞。非吾顧子矣。不降且易。則恐真識顧子者少。而遂至不能容也。況游士之紛雜瑣碎。此推彼翼。互譽交進。舉世一趨。乃所異者。獨吾顧子爾。顧子於游士之中下者。固奴畜之。其上者亦非眉目間人。遇之當必有擇斥。不則亦談笑置之。不與之同也決矣。人見顧子之獨異而妒且恨也又決矣。顧子誠明哲。其不能暢達所懷而或幾幾乎有所沮止也。又決矣。然則顧子又何為游也哉。嗟乎。吾少與顧子同學同行。志又不異。年少氣銳。視天下事無不可為。握手相見恒以濟世利民相期許。時又有范子三喬。有經濟才。豪邁不羈。與余二人合。以是三人為至交。苟相遇。無他言。或縱橫論古今成敗。或慷慨談天下事。各舒所學。不異不同。顧子嘗相約曰。他日倘出仕。當上不負國。下不負民。終於不負所學。而後止。若肥身

家。保妻子。從時自媚。不危言危行者。共絕之。三人約甚歡甚。而非笑之者已紛然起。三人厭聞其語。小不如意。亦嘗以詩酒凌藉人。甚則狂歌痛哭。傾駭一座。以是人皆目為狂。三喬忽痛詈之曰。若等飲食人。皆尸鬼耳。吾輩窮天人學。當佐明時。利萬姓。何狂為。言已。與顧子持而泣。余亦泣。今思之。言猶在耳。顧子并時時談及。意氣軒揚。若有勃勃而不能發者。當時之顧子。豈至念及於游乎。乃不六七年。三喬先以飢而驅於四方。又十年。余以病廢在家。而顧子又不得已而游。游且必抑抳沮伏。不能有所建明。得如吾三人十五年前之所言。可知也。顧子游乎。顧子悲矣。然吾又不獨為顧子悲也。

廣居記

余居楓江寒山寺之東。門外水環之。入門折而西。余書室三椽在焉。縱二尋有五。橫尋之。茅屋紙窗。僅蔽風雨。余於左置長几。積書其上。下一小榻。倦即臥。中容方几短椅。供三四人坐。客來小飲。恆肩摩而趾錯然。右有書櫥五。無他物。前庭深五尺。植大香櫞樹一。後有一小室。室外即小圃。不半畝。雜蒔草木。四時皆備。凡庭外花最繁。室中器具以及需用者。皆寡甚。而書則無算。性好整。不雜亂。讀罷必歸原次。以故書雖多而不見其煩。人過者恆曰隘哉隘哉。余則日夕獨居其間。左圖右史。前花後竹。枝

讀之餘。繼以詩酒興趣所至。直不知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宮室之盛。品物之夥。其心泰然自足。其身亦若寬然有裕。遂取孟夫子之意。名之曰廣居。豈徒以為天下之居不過如此乎。始以為隘者。見之更啞然笑予妄。嗟乎。人患不讀書明道耳。不讀書則市井之習易染。而識遂流於猥鄙。讀書而不明道。則文雅之名雖歸。而學終入於偏雜若而人。雖日處通都大邑。崇臺峻階。甚而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非不自謂華侈可尚。顧盼生光也。余視之。真若局天蹐地。而日無所容其足焉。何也。中無所有。外雖盛而莫當也。余讀書三十餘年。始猶思耀時自用。汩沒於詞賦中數年。繼更旁騖於諸子百家。以自豐衍。近乃頓悟前非。服膺聖教。游乎仁義之源。涉乎詩書之圃。因思登程朱之途。上周孔之堂。斥異端而迴其狂瀾。屏偽學而歸之正路。立志既堅。加以造詣。時作古文。且明其理。遂覺富貴貧賤威武之境。舉不足以入吾心。而循循然惟聖賢之大道是務。蓋廣居者本在內而不在外也。故雖環堵之室。尋丈之地。而天下之廣。若皆瞭然於心目。而無所遁藏焉。如是而道有不明者乎。心有不廣者乎。外特其跡爾。人徒見吾之外。而不見吾之內。毋怪乎以為湫隘迫仄。而不可一日居也。吁重文章而輕道德。世途其日隘哉。

國學扶輪社印

翁鳳西先生困學紀聞注序　　胡敬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以博學名當代。於書無所不窺。而於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不欬。嘗輯閻何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膴仕吏治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海内名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覩先生書。而嚮之蓄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若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博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蕭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壽史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屬。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心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牴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真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真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十數年之功成是書。以霑溉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即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謭陋何足以知先生。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

以誌向往之意云。

重修鳳陽府學碑文

三代盛時。自邦國以至鄉遂。莫不有學。兩漢分置郡縣。亦越唐宋。煥乎光明。鉅制宏規。日以增廓。我　國家崇儒重道。薄海內外。咸建膠庠。列聖相承。典禮之隆。遠軼前代。今天子御宇。恪遵　成憲。頒額成均。明年　特詔臨雍臚經講學。凡以惠士林彰文治者。懿鑠鴻哉。千載一時。士生其間。宜若何之策勵而興起歟。濠郡錯壤交豫。襟河帶淮。水陸之衝。夙稱難治。諸生遭逢　盛世。相與淬摩砥礪。含舊謀新。百餘年來。涵濡於　德教之深。視曩時之俗尚氣矜者。其風丕變已。敬躬膺異命。典學是邦。歲周而科。輶軒再至。至之日。例謁文廟。見夫堂廡整肅。丹雘昭灼。心竊嘉之。惟時教授倪君模告余曰。模秉鐸於斯。凡十年。莅任時。學宮歲久未修。棟楹撓敗。過時不葺。摧壓是虞。迺走請長官。諄勸紳士。上倡下和。捐廉輸貲。量力鳩工。星霜屢移。工始告蔵。請一言為誌其巔末。敬職司學校。於誼無可辭。爰進倪君謂之曰。　朝廷三歲賓興。鹿鳴鷹揚。科分班別。獨博士弟子。則統文武羣萃學中。豈不以高明沈潛者。人性之難齊。強弱剛柔者。物土之異宜。使非游之於詩書之林。導之於仁義之途。奚以變化財成。

矯其偏而補其不及耶。唐時立武成廟。以太公爲師。孫吳諸子爲配。未幾旋罷。甚矣事不師古。徒泥於文武之跡。而不知有勇知方。儒臣將才。胥賴乎禮陶樂淑以全其用也。然則觀濠郡夙昔之崇尚。當思明倫好教。俾文通武達。殊塗同歸。則學宮之修宜亟矣。倪君以垂暮之年。身任其勞。終始勿懈。閱年八稔。費錢六千餘緡。出內有司案帳有徵。華樸中度。緩急中程。可謂克勤厥職。而敬尤深歎後先守斯土者之教養有素。俾士民樂業。能相與助成盛舉也。繼自今。諸生之沐浴　聖澤者。仰瞻輪奐之美。俯挹芹藻之芬。俎豆莘莘。揖讓雍容。庶幾經明行修。希風三代。以勉副大聖人樂育人材之至意。若夫甲科之鼎盛。簪纓之嗣興。理有足憑。猶其後焉者矣。

內閣中書小米汪君傳

吾鄉自杭厲後。積學能文有稱於時者。不多見。獨山舟學士。以翰墨名動四裔。餘事發爲詩古文詞。繼以瞿北處素兩先生。經史名家。兼通聲韻之學。其所自出。能成梁氏宅相。而以著述聞者。羣推吾友汪君小米。君名遠孫。字久也。系出安徽黟縣。世居縣之宏村。十世祖文宇公。諱元台。始遷錢塘。曾祖容谷公。諱寬。早世。本生曾祖千波公。諱憲。乾隆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祖仲連公。諱璐。丙午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孔皆公。諱誠。甲寅舉人。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梁宜人。文莊公

曾孫女。沖泉少司空孫女。處素孝廉之女。君幼聰穎。十歲遭梁宜人喪。侍祖父受經。通大義。嘉慶甲戌。入郡庠。孔皆公督課嚴。命寄居中表孫午泉大令家。偕午泉攻舉子業。夜漏未盡。即篝燈起讀。如是者二年。丙子舉於鄉。兩赴計偕。循例爲內閣中書。戊寅在京待銓。聞父疾歸。是秋孔皆公捐館。公銜哀風木。遂絕意進取。而一意肆力於著書。先是千波公性耽書。插架多善本。甲乙編排。丹黃多所手定。吾鄉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杭屬輩所借觀珍惜者。今皆散佚不存。惟振綺堂所藏。巋然具在。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楹書示曰。他日以畀汝。君著書務爲根柢之學。排日讀十三經注疏。以心得者著爲攷異。又以抱經堂釋文多譌缺。欲爲補正。功雖未竟。其宗尚已可概見。近人於注疏能守一經終業者已鮮。況全經攷其異耶。盧氏釋文。本於注疏所載。脫誤處已大半增改。近人讀不終篇。勘而棄去。況全帙加以補正耶。君讀書心敏而志定。敏故洞達。定故持久不懈。著述之暇。與同里耆彥結東軒吟社。凡爲歲十。爲集百。會萃所作。且繪爲圖。於湖濱起水北樓。春秋佳日。棲息其中。勘經之餘。焚香晏坐。時復登山臨水。寄其曠逸之懷。因自號曰借閒漫士。吾鄉志乘。以南宋咸淳臨安志爲最古。君重雕以廣其傳。他若厲樊榭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梁處素左通。汪逛樓三祠志。俱次第梓行。以及亡友詩文。代爲校栞者。難以悉數。

事繼母姚以順。率諸弟以端。待戚黨以睦。方孔昏公棄養時。君年甫二十六。五弟一妹皆幼。友愛兼至。為締姻舊家。八年來婚嫁遞畢。治家遵祖父遺訓。豐約得中。不染習俗流弊。重然諾。見事明決。與人交以至誠。貧者感其施。饒裕者亦倚以定是非。可否。易簀之日。里中士大夫無親疏遠邇。皆咨嗟太息。且有泣下霑襟者。娶於梁。為梁子教諭女。生子一。曾撫女五。而梁孺人殁。篤於伉儷。鰥居九載。以內顧憂不獲已。繼娶於湯。未踰年。又以瘵殁。副室李氏生女一。君卒於道光丙申五月八日。年四十三。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詩三卷。詩餘一卷。配梁孺人著有列女傳校注。湯孺人著有玉臺畫史。半為君所訂定云。

論曰。余官京師時。聞君名。癸未歸田。得與君締交。暨丙申。歲星更始矣。余齒長於君二十餘歲。既老且病。閒有所作。謂異時當賴君訂正。不圖君之先我辭世也。余里中所交友。凡通詁訓。擅詞章者。前後無慮數十輩。至晨夕晤聚。殷勤往來。而深知性情者。始則汪選樓。家禧。繼則陳扶雅。善。最後惟君耳。選樓學博而志銳。力欲抗衡古人。於詩不多作。扶雅明易學。工古文辭。詩詞亦非所長。能兼而有之者君也。選樓墓木已拱。得君梓其遺編以行於世。扶雅之殁。後君祇半載餘。所注晉書已垂成。君不及與為商榷。惜哉。君既承梁氏兩世學。此二人亦素為山舟學士所稱。而又皆為君所推

重者。志合道同。故連類及之。

孝廉錢蕙窗別傳

癸未歲。余歸自都門。始識君於屠潛園席上。值海昌查梅史使酒罵坐。語侵余同人或左右袒。而君終席默無一語。余心異之。越歲。吳子律汪小米有清尊集之約。凡八人。月一舉。余與君在八人之列。君遠居江皋。非臥病及出游。未嘗不踐斯約。聚首十餘年。凡君之勝槩豪情。可意想神會也。君狀魁梧磊落。飲啖兼人。工詩。能文章。詩法初盛唐。或時出入於金元名家。獨不屑蹈宋人蹊徑。文不多見。聽其持論。殆宗近日桐城派者。間作樂府。豐於辭。聞其幼年善楷書。近日失明。不能握管矣。君雖盲於目。而聰於耳。遠親疏戚。契闊經歲。時於稠人中。聆其聲。即能舉其姓名。百不爽一。年少於余才數歲。猶及見鄉梓閒耆宿流風餘韻。娓娓道之不倦。為人跌宕自喜。當酒酣耳熱。輒尚論古今成敗。與夫學術之廢興。言堂滿堂。風發泉湧。或擬鼻唱元明人雜曲。喉中痰咯咯作聲。一座大噱。嘗飲湖樓。樓面南扉。波影嵐光。浮動窗几。君以目眚背明而坐。日既晏。衆賓皆酣。君大聲讀詩古文辭。風過聲落湖中。往來游船皆為緩棹。讀至佳處。拍案叫絕。屢讀屢拍。琖墮地碎。聲鏘然。有客方對君諦聽。隨琖聲仆地。蓋懾於君豪邁之氣也。年來文字之飲。最豪者。推君與梁夕竹二人。夕竹能飲。不能

誌君兼能之其於記誦之學垂老不忘則久竹與君相埒座中無此二人如失智囊行秘書覺索寞無生趣今已矣八人中子律先逝次久竹而君踵其後子律素多病久竹宦嶺外疲神於簿書若君則體康且家居無所疲其神而亦竟一蹶不復振服餌之誤抑修短固自有定命耶余既交君久知君為深遂約舉君讌集閒勝概豪情著於篇以待傳文苑者採擇其他履貫行誼已載陳扶雅善傳故不書

評曰余游京師十餘年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跡其卓厲邁往鮮有如君者使得捽鞅名場當大有聞於世而天固限之俾成就僅止於此也家素裕弱歲舉於鄉中年失明絕意進取覃思著述事慈親以孝聞今世席豐履厚者流束書飽蠹魚終歲不一寓目目所靚姬侍而外非蹙演即博簺入不能順承長上出不能敬事老成姻族之顛連旱潦之頻仍祖宗堂構之艱苦漠然無所動於中是未受含而其目之瞑已久矣即謂斯人為瞽而君之眸子爛爛如巖下電也亦宜

性說上

張履

孔子之言性也。曰相近。又極之上智下愚不移。孟子之言性也曰善。荀子曰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三品。荀楊之說無當矣。若孟子言理不言氣質。與孔子異而韓子則孟子之異。而孔子之同乎。曰是不然。孔子以善之分量不同言也。孟子以人必有善言也。孟子非離氣質以為性。孔子非指氣質為性。何以言之。凡氣質之中有心。心之本體為性。氣質有清濁。則心有通塞。而本體之善因昏塞之多少以為量。則相近是也。上知絕無昏塞。其為善也全。全故不可汨。下愚昏塞之甚。其為善也微。微故不能達。則不移是也。人心無全塞。雖下愚亦必有善存焉。則性善是也。若是者皆氣質之由。而要所謂性。則心之本體焉耳。然則無氣質之性乎。性果無惡乎。曰物有氣質即性。人之性則從其心之本體而名之。而氣質之末非性也。物有善惡皆性。人之性則從其善而名之。而惡非性也。此人性之所以貴於物。荀子曰性惡。則人無人性也。楊子曰善惡混。則聖人亦無完性也。韓子曰。性有三品。下焉者惡而已。則下愚無性也。夫韓子既以仁禮信義知為性。而又指惡亦為性。而下愚遂至無性。則亦何以能畏威而寡罪乎哉。是故孟子之言性也。與孔子同。而韓子之言性也。與孔子異。

性說下

心即性乎。曰否。天地萬物皆性乎。曰然。夫心非即性。而天地萬物皆性。何也。曰心之本體。氣至虛。理至實。虛實相涵。湛然也。然即心即性。不可二者也。雖然惟聖人全心。至虛故全心。至實則全心即性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則周身皆性也。此心之虛與太虛無二。此心之理與天地萬物之理無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則天地萬物皆性也。衆人則不然。梏於形氣之私。一身之外皆異物。則性不充乎天地萬物矣。口目耳鼻四肢之役是循。而物則泯焉。則性不充乎身矣。其爲心體也。昏塞半之。或甚焉。則性不充乎心矣。是故言乎聖人。則天地萬物皆性。言乎衆人。則心猶非性。然則治性如何。曰致其氣之虛。思其理之實。中庸所謂思誠。則充其性於心之道也。口目耳鼻四肢節其欲而善其用。子臣弟友盡其理。則充其性於身之道也。戒懼愼獨以致中和。至位天地育萬物。則充其性於天地萬物之道也。夫不充其性於心。即不充乎天地萬物。充其性於天地萬物。止充乎心。是故充其性於心焉盡之矣。

微子不立論

呂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啟時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欲置啟爲太子。太

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或曰。是殆以紂故而歸咎太史也。然太史固守法者也。法當以紂。固不計其後之不道也。張子曰。此豈法也哉。夫嫡妾天下之大分也。妾之不得爲妻。天下之通義也。爲太史者。第當辨其母之當立與否。而其子之當立與否亦見。不當爭其前之爲妾而後之爲妻也。魯公子荊之母嬖。哀公以爲夫人。而立荊爲太子。此固妾之不當立者。然驪姬立爲夫人。而後生奚齊。則奚齊者。乃夫人之子。非申生所得比。而君子終不以奚齊爲當立者。固不予驪姬之得爲夫人也。今微子之母。將不與其爲妻耶。將與其爲妻耶。夫果執嫡妾之大分。則不與其爲妻必也。彼微子與紂皆妾子也。妾子概不當立。而無嫡立庶。則微子長且賢。當立。今如太史者。徒正微子爲妾子。而正紂爲妻之子。適堅予其母之得爲妻。而大泯嫡妾之分。如曰所據者法。則必有以妾爲妻之法而後可。不然。於微子則尊其母之已爲妻。而於紂則已沒其母之故爲妾。此乃顛倒亂法之尤者。何守法之有。是故微子而必不當立。則紂雖亡天下。不得以守法咎太史。微子而當立。則紂雖爲殷之令主。亦終不得以太史之言爲是也。或又曰。呂氏說。惟外紀從之。史記殷本紀第云。帝乙長子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微子世家亦止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子由古史亦不引呂說。則呂氏之附會。

固不足信也。此亦一說云。

魏文侯論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爵祿之士。爵祿之士。無與於道德。道德之士。無假乎爵祿。然原先王設爵祿之意。則固將以待天下之士有道德者。而爵祿之士不與焉。而所謂士之有道德者。則又往往辭爵祿而去之。蓋必有以窺夫人主所以視爵祿之心。實有不可一日居者。而非以是為高也。是故人主而欲得天下士。必先謹其所以視爵祿之心。異哉。魏文侯之遇翟璜也。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不亦難乎。夫上卿高爵也。千鍾厚祿也。此正先王所以待天下士之有道德者。使璜而非其人也。則璜誠不宜受。而文侯亦不得以是賞。使璜而誠其人也。則文侯之賞之也。不為濫。而璜之受之也。亦不為愧。今既以是賞之。則必以為誠其人也。即不然。亦不僅目為一爵祿之士也。夫不以為爵祿士也。而爵祿之。又以吾之可以爵祿之也。而褻慢之。然則爵祿者。適足以為人主倨傲之資。拒道德之士於千里之外。惟闒茸無恥之徒。乃冒焉以處之矣。國家亦安所賴哉。昔者漢武帝之於衛青也。踞廁而視之。至於汲黯。不冠不敢見。夫青之德器。固不足比黯。然既為大將

軍。大將軍者位三公上。天子所當改容而禮者。今仍以僕隸畜之。是以高爵厚祿與僕隸也。夫以高爵厚祿與僕隸尚復何禮之有。嗚呼。此段干木之所以終身不爲魏文侯用也。

讀史記萬石君傳

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詞若美建者。張子曰。此史公謗書也。罪在蕭何矣。不然。孝武雖用法嚴峻。建迂謹當不至此。何以言之。蕭何著法。刻深苛細。凡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輙有舉劾。後世誤十爲百。書苑爲菀。舉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俑也。嗚呼。非甚賢者。將側足避罪之不暇。復何有於國事。此汲長孺所以切齒於刀筆吏哉。

華陽學舍講經會序

夫學之不講。聖人所憂。博士倚席不講。前史所歎。漢時講經之書。存於今者可考已。隋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一時名臣碩輔。多出其門。學者稱盛焉。自唐迄五代之亂。闃焉無聞。迨宋濂洛諸大儒出。闡天人。明性道。已抉發閫奧以示人。沿及明季。幾於人擁臯比。家設壇坫。遂至門户立而攀附多。涇渭分而嫌釁起。然革命之際。其捐軀報國者。多昔年講會中人。論者乃謂明社之亡由於講學。豈不謬哉。 國朝諸老講會

未息而亭林顧氏獨治經濟考證不為講師自考證之徒開學者祖許鄭宗孔賈以漢學相高就其善者確能推究遺經有當於實事求是之旨及陋者為之則摽摭細微勦襲陳說以炫其博而已然一二為宋學者猶卒為所掩稠人廣坐之中往往不能一發其口而講道之風由是遂絕要而論之學必宗經求義理於宋求考證於漢此不易之方也談義理者多空虛攻考證者涉煩碎此偏詣之失也以義理為主而本於躬行心得以考證為輔而治其典禮之大則精粗貫而道器一矣義理無窮精於宋而尚有未發之蘊考證至難極於今而猶多未定之說非得好學深思之士互相推勘曷以得所至當哉今約諸生五日一會以講明經訓務集漢宋儒之長不苟為門戶同異庶於修身經世之道有所依據云。

海霞詩集序

凡形形色色之於天地間者若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類皆可樂也唯人或者欲深而天機淺於是日見夫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在前而不知所以樂之雖然能樂之矣而內無得焉則所見皆物耳玩之之過且反以為心累又安見為能樂也吾友海霞顧子家麻溪之曲端居養素於他事無所好而獨喜為詩凡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接於目者意有所會輒舉而繪諸詩體物之妙殆與造化爭衡非有得於內者而

能然歟。顧或以為顧子詩不過麻溪一曲之景。使其窮禹穴。浮洞庭望峨眉之積雪覽乎大荒之墟登臨弔古。以攄其心胸。而發其精華。其為詩當何如。惜乎其跡之不廣也。余曰不然。天之賦人性也。非於彼有餘。於此不足。則天下之境。亦非於禹穴洞庭峨眉大荒之墟有餘而於麻溪一曲有不足。麻溪之烟雲草木鳥獸蟲魚萬象具足。則顧子之詩。亦光景常新。且顧子固有不假於物者。昔列子謂游之樂所玩無故。壺邱子曰。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然則顧子之遊於麻溪一曲間也。亦心之偶寄焉爾。其詩之所繪。亦形色之偶留其跡焉爾。而安可少之哉。余怪夫人之徒以詩求顧子。又不得其所以為也。為出此說以諗讀顧子詩者。

吳諧　　　　　　　　　　　　　　　　　　　　　　　　　　　　　　包世臣

戊子歲秋。候友生於鈔關逆旅。案上有綴冠紀略。同舍繙閱。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蝌服乘軿。不避呵噷。視其衣。交龍媟褻亂上下之序。貴諫屢以為言。禁不可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民婦蝌服宴遊者乎。是必失實。其別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習染於吾吳。請得以自治者為譏。特前朝尚有能言禁止者耳。夫紫華光耀。則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切氏者本富屋或獻之巨室。列於比屋。未幸也。其主人莊佃徧南北。患諸僕出司莊佃。輒侵租入。故常遣愛姬督其成。優其名曰別宅。茶切氏乘間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莊僕役小隸為鷹犬。厚餽遺主人左右。交搆蔽主人。若累佃客。將使主人莊荒減歲入。終必為家計憂。主人深念茶切氏。內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察。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莊佃以在吳為最大。遂使居吳。以務寬佃力。茶切氏至。則服鳳蝌。御綠輿。歷阡陌。論佃客以主人意。佃客感泣叩頭頌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慄請條教。已而有小隸之謹者。遇佃寬。茶切氏怒曰。如是則入數較少。若何以自給。且挪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者。積數鉅。至不可掩。慮惶遽無所措。而茶切氏語管家曰。吾嘗過彼管。彼伺應甚具設。是宜多貲。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醵畢之。毋煩主人聽

於是諸僕競縱小隸剝佃客而棄租簿所收存者。然心懼荼切氏或一旦寵替事敗。相率購姬侍嘗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朘削。環訴主人。荼切氏乃曰諸僕皆主人所遣。職在管莊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租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以佃客訐。責諸小隸。是諸僕亦有咎。即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且益驕。雖妄且無權。又損主人威。況諸僕隸力辦莊佃事。多有不能銷算經費者。又各有妻妾子女仰贍給。佃客自願於租額外。別輸小租為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快諸小隸者愚弄耳。實不出佃客意。主人惑其說。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漸至無力貲。畝莊日蕪穢。大小租故不減前。然簿籍大都子虛矣。監奴備知之。以荼切氏故不敢詰荼切氏又時時以諸小隸廉幹白主人。得進稟餼者過半。主人謂荼切氏督莊佃有成效。既佃客與小隸相安。益治田致豐裕。戴主人恩德。乃大寵幸。八月。荼切氏為秦淮賞月之遊。以具古金粉地也。豔飾加盛以稱之。秦淮涸敝久。聞見模倣。觀者為之傾市。過於吳。時雲間並海處有異鷙。質鷹也。頭略如虎。自秋浦來。於湖誕日。集城中作人言曰。敲牢牛耶。殊不避人。荼切氏聞之。命笞 家致之吳。以待返棹。嫗婢夙親幸者皆識之。曰。鵂鶹也。當為室家不祥。最後有羌婢羊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鵂鶹。乃鴝鵒。自紫陽訓鴝鵒為鵂鶹。惡爲致諸姑姊沿其謬。其實鴝鵒名巧婦。又名女匠。工為

鄉以所繫卑弱故常爲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若夫人畜而豢之。苗於韝紲則其不佩服夫人博物淹通。不感俗論矣。茶切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隸奔走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駢蛘騎從遊衢巷。炫燿煊赫。略等茶切氏。居人爭側肩引領望顏色。嘆羨不絕口。斯非所謂蛇化爲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不稱其服哉。同舍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閥閱。客大笑曰。是諧也。吳人故善諧。因筆而題之曰吳諧。

論史記六國表序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文雖其龎。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叙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爲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

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為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為無嫌。危行言孫之微也。秦既禮用暴。漢不引為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應節仁義。轉而為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為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禮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餌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遂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讟興。而算軺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彷於西時也。迹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與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

絀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為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尚義也。尚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為能不以卑近自圍。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尚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為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甚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娼嫉壅害。而為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述越石。凡以尚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壹逆比於春秋為謀。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率謂畧以拾遺補闕。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譏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為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為著於書者。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讀昌黎集書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跼蹐舟中。不自賴。步荒市。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滅。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興。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鶡冠子。至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議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袁紹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而又懼人之形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工料追廢。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挂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濕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咎者存乎悔。蔚為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家形容。非事實。果退之而謀命於仇也。則不為前言也已。

上戴大司寇書

撒棘後。荷蒙枉過。索取領回敗卷。藏之懷袖。世臣語次及長洲宋翔鳳于庭黟俞正燮理初歸安凌堃厚堂陽湖趙申嘉芸西試卷。咸出世臣上。閣下詢悉住址。輕身以先。遠則廬陵。近則大興。藝林佳話。至此而三。世臣將歸。分俸資膏秣。又往送作竟日談。咨嗟歎息。若不自勝。夫以世臣辱知之深。且久而被放。是亦足以厲躁進之俗。適當無之用矣。況荒落之餘。本無可採錄者。即使道如退之。文如方叔敬輿子瞻。斯有前事。何閣下悔憾之深耶。原夫科目之設。所以網羅天下人材。分資治理。而僅決以一日之文。是雖使前明名家。自黃子澄迄黃淳耀。皆登道光壬辰之榜。於治道何增。即獲售諸君子。文盡屢腐。佻達於治道。復又何損。方今幅幀萬里。治安且二百年。而人心岌岌。常若無以自存。歲計常懍懍若難乎為繼。其病果安在哉。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義見於事。廉恥存於心。則廉恥尤禮義之本也。訟獄者萬民之命。而有司以為市。正供者聚人之本。而有司以為利。甚至疆埸告警。河防為災。而自大吏以及在事人役。莫不趨之如鶩。豈真忠義憤發。輸忱自効哉。乘危搶奪。不忍為者。然則民生之所以日蹙。國用之所以不支者。凡皆廉恥道消。見利忘義之所致也。近世用人雖有三途。曰科目。曰差使。曰捐輸。而差使捐輸兩途。究不敵科目之廣。而但重進士。每試放二百餘員。上者立儕侍從。其下乃膺民社。大都一榜之中。任監司當方

面者不啻百人。假令每試得有恥之士四之一。約有十年。則中外有司能自愛者。且數百人矣。君子之道有不長　仁聖之澤有不究乎。夫周孔之書。儒先之說。舉子皆童而習之。學宮所布。無非遺經正史。即八比小技。亦有頒發程式。要以清真雅正。固未嘗有束經史不寓目。祇揣摩近科墨義數十篇。摘句套調。乃爲入彀之令也。其仿本經題策略。並在禁例。而閣下謂今年中式之士。後場條對語。卷卷相同。誤且同誤。其爲懷挾抄寫無可疑者。世臣自領薦預試。十有一次。矮屋相比。莫不撰有細字小本。可信其無懷挾者。唯陽湖張琦翰風吳沈欽韓小宛及亡弟世榮并世臣。四人而已。而四人者。皆在被屏之列。其得手者可知也。世臣前曾假看鄰號之書。翰風呵之曰。他人冒險懷挾。而吾子坐享其成。是何異盜賊窩主也。非君子所爲。則謹謝曰後此不敢。今閣下言。不得不致慨於冒險之易得手矣。夫學則古昔。文守矩範。士之榮行也。懷挾坊本。規橅時墨。士之醜行也。凡在佔畢。共服此論。然醜行之近於利祿也久矣。而有人焉言行相顧。置遇合於度外。是必其廉恥較厚焉者也。異日有不剝民以肥家。虧帑以要上者。必此子也。若其惟利是趨。不愧不怍。甘從醜行。是必廉恥較薄焉者也。異日從政。吾不能量其所至矣。舉子之去分校。裁一間耳。分校諸公。大都近科衣鉢相傳。每況愈下。是故衡文得失。有關治道隆汚者。凡以國維之所繫

者深也抑又聞之造物生人皆有所以用之世臣自為童子時不為干祿之學數十年來與同人論說必依於此其始大怪之繼則不乏同志信從者是其窮而在下而不欲自棄於無用也閣下弱冠負儒林重望宜總持斯文也久矣衮衮同樂濟濟門下諒無不欲以得真士為光寵者所望閣下力持此義大倡鴻議庶幾聞風而起不負所職三數科間有恥之士日出寡廉之迹漸遠其羣材以維 國是其為用顧不大哉閣下居西曹幾十年矣清操為天下第一悉心衡決無枉無縱固宜獲不變之休著刑措之績矣而棄市者前後相望後起案由仍同前事法日嚴而犯益衆者豈不以吏出於士士為民望廉恥之道不昌而非僻肌刻膚之所能奏效也耶至於懷挾之風實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經為文物之盛於是刪摘叢起馴至士人不讀本經主試又以懷挾終不可禁視二三場為虛車夫誦詩三百明著聖訓論語半部彰在史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老師祇明詩禮漢儒兼通五經不過數人況在晚近閣下海貫羣流天下所共推尚若於從容造膝之時詳陳利病必蒙 聖明採錄不以固陋致疑得以復五百年專經之舊其後場則專以史事疑義與時務有比附者發問治亂興衰唯主通鑑制度文為唯主通典使學者有所法守又集館閣諸公之有經術者依江都賢良策意各守所長之一經精心譔作進呈選其尤數

十首。詳加校訂。刊布以為策式。除搜檢之令。聽士子自擇所處。稍增謄錄對讀之數。嚴責外簾。使必於三月八月二十日蕆事。不可草率錯落。稍寬校閱與進呈之期。頭場上堂。主試官不得遽行批中。必俟三場並薦。公同校核。方定去取。揭曉後。敗卷到部。責成堂官分派司員查核。如分校有於二三場竟不寓目。及使隨丁照對讀黃點。斷句舛謬者。嚴參重處。覆奏下。乃發敗卷。士子領卷後。有後言得實者。兼坐部員。主試仍將二三場佳義。同頭場一并刊行。批明去取之故。雖不無倖進逸才。較之現事。其相遠矣。如是則績學之士必可得。波靡之習必可挽。則世臣雖老死巖穴。豈足惜哉。

致沈小宛書

小宛我兄閣下。接來書。知閣下近治荀子。世臣當壯年時。即喜讀此書。往來四方。必置此書於行篋。荀子之所持者禮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禮。近人凌君次仲。作原亂三篇。謂禮由理而始生。知此義者。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矣。荀子喜言富國。亦喜論兵。然一秉之於王道。與戰國策士不同。惟荀子言性惡。悖於孟子。然此亦由末俗澆漓。致荀子激為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即古為字。言性善由於人為。即孟子言擴充之義耳。又其言曰。途之人皆可為禹。亦即孟子人人可為

堯舜之義。後儒不察。致斥荀子為異端。被惡名於千載之下。此則吾輩所當表白者也。荀子之文。平實而奇宕。為後世文章之鼻祖。韓非得其奇宕。呂覽得其平實。若韓為荀門弟子。而呂覽亦多成於荀氏門人之手也。漢代惟劉向氏。能奉荀子之意以為文。遂得高視董揚。世臣蓄此意已久。友朋中無可語者。今聞閣下亦治此書。稱幸吾道之不孤。故陳其管見。以俟采擇。包世臣頓首。

李鳳臺傳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本成者。貫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為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貤贈奉直大夫。父徵蘭。陽湖學生。封奉直大夫。妣吳。贈宜人。娶宜興路氏。封宜人。子二。頫前殁。顧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顱剛目。面麻黑。望之峻峭。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不停。輟而未嘗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予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偏檢其所藏書。券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異脫。正錯誤。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聞

化徵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為偍似矣。而處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小。咸加推挹獎借。自以為不及。予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謂其處周亭林詞娩啟與。以塗改勾剔其無畏。手為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畢。予逢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中者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為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款詢家世。曰。汝可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即益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即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為佳話。旋丁吳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為仁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既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衛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為壽州分縣。民悍同囂。而地特瘠。君莅任。知漢芍陂在邑境。勘之。今名焦岡湖。瀕淮而山岡環繞。易為旱潦。君增隄防。設潚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為逋盜藪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巡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

者。撫用之。盜以斂戢。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光盜。爲蒙城人。而匿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光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簽諭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二十五里。受撫者即日至猾家。猾款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徵案耶。示以硃簽。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具飲而商之。光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願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即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光盜至趫勁。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即於署內置堅檻。並集异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撫者引光盜至。君適在廳事讞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鋪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嘈襍不可休。

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擱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與過。猾黨問檻犯何尚不來。答以隨後。猾黨既返。君即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受光盜詞。即聯街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遵檄交蒙邑轉解。儀歸粟。君返鳳之次日。光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光盜。遂縊。君嘗語予曰。鳳潁泗三府州。捷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為降伏已。然則君真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矣。故機一發而必速。非徒恃智若鏃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脩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為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鄰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道原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予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達為宗。君則規橅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少所自得。

唯官鳳臺時。諆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為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為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為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為行狀。而高承鈺袁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為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為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君覆云。衰頹已極。不數年。亦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諸狀。以傳君之真焉。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書二趙事

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督臣李侍堯尚未渡臺。故貴西道趙翼從戎幕。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發六百里加緊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看。即時封發。侍堯以示翼。翼曰。翼目昏。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始至。侍堯大怒。翼曰。中堂尚欲封發耶。柴總兵內渡之志已久。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為賊所有。全臺必失。且以快艇追賊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

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半壁。從此多事。宜封還此
旨。已繕摺矣。侍堯大悟。從之。翌午。接追還前件之
諭。及摺回。侍堯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大將軍既告捷。而逆首林爽
文為淡水同知某所得。趙五者。同知之父行也。他友聞獲林逆。爭繕稟稟大營。而趙
五顧高臥。漏初下。同知押林逆至署。聞趙已臥。怪之。排闥入問。趙五曰。將相親督大
兵勦賊。而首逆顧為汝得。汝尚欲逃死耶。同知大悟。求計。趙曰。此去大營二十里。即
押林逆謁見大將軍。但云同知今日巡山。遇一人持馬韁問大營所在。云身犯重辟。
欲歸命大將軍而不識路。乞指引。大將軍虎威震慴。使逆賊不敢逃死。微同知。一小
卒皆能引之來。深自謙抑。若大將軍必欲入薦牘者。則以死辭。如是當不失富貴也
從之。大將軍大悅。遂奏親擒林逆。而附片薦同知為臺灣道。二趙事。近世少有知者。
無錫周姓與予同寓揚州市肆。言其時親在督臣及大將軍營目擊云。

包世臣曰。趙五不知何許人。聞其後在臺灣道署用事。納賄賂。貲累十數萬。遂至吳
中買聲妓娛樂。以死。迹其行徑。蓋非君子。然當辟於好樂之時。而能計深遠。亦識時
務之俊傑也。翼博覽有文采。以近利見薄清議。然其功在民社。享上壽。博盛名。宜矣。

世有能見事勢而囁嚅不言以為奉令承教可告無罪而自致酖毒以僨乃公事者可勝道哉

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君諱琦字翰風別號宛鄰姓張氏江蘇陽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刊正其舛誤為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星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為業常州文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弱不達而為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貤贈翰林院編修妣白氏貤贈孺人父蟾賓本縣學生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兄編修惠言世所稱皋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為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傅無力行束脩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審句讀博覽載籍輒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蹈厲究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子業三事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蚤歲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悉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復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殁遂喑然意

盡棄諸生以醫自寓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跡壽魯晉鄭間癸酉過至都友生援例强與順天試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謄錄庚辰冬傳補　實錄館謄錄官道光癸未議叙知縣其夏籤分山東試用君年蓋六十矣以季冬署鄒平縣事山東州縣倚錢漕羡餘爲生歲饑則無入項而供億饋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無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見大田皆龜坼未種麥時山東巡撫爲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丞宣爲今廣東巡撫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即下鄉諭父老僉謂初秋報旱被前官鞭朴秋災例不出九月今徵漕已竣何敢更報報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倏開徵又將安出若其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爲詞我徧歷四百七十二邨莊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邨莊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攜若詞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征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畢集甲申正月四日君旅賀二公畢復謁朱公呈牘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白琦公破省例准君牘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者因得共霑二公彙奏緩征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君受其詞則曰賢父母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父母毋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毋有大樹否在大樹南抑北耶曰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則吾界也吾歲底徧勘邨莊見大樹知爲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

小人見賢父母。下車即為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允。厭人意小
人傷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吊。若以此累賢父母擔處分。小人心不安。且為合
邑父老所唾罵。小人不願訟矣。及五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迄其境。七月。署章邱
縣事。章邱距會垣一程。紳富所聚。尚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邱人。
章邱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
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掎摭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纂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
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況章邱之健猾
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綴征十七州縣
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聞君至。則已悅服。視事月餘。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
四穗五穗者。君謝罷之。曰。去秋旱無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得暑雨潤發。地力足。
故生長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一日當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證
皆鄒平人者。不可受理。反之。其人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然無如小
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於吾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
時同具詞者百餘人。皆為之嗟歎有泣下者。君蒞章邱歲餘。五署書吏。竟無一紙至。
而結正新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會朱公擢山西巡撫。未行

而奉諱。君上省唁送。因謁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章邱。真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西府歉收。次年春旱。又遭風霾。三日夜。至對面不見物。沙壓麥苗皆死。黍不能藝。大吏飭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為瘠墝。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飢民聚搶富室之案。已積十餘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透雨。田可耕。乃嚴捕諸搶案為首者。又嚴勘富予。得藉借貸桀黠。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褊小。君造送應振戶口册。視鄰境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為不堪事。忽奉　中旨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振槩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悉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臨清堂邑邱冠莘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孳覆地。至不見土。毗連館陶處。一線如界。黠者必移置之。則皆蠕蠕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與謳詠君德。君歎曰。神憐吾民瘠苦。享官與食其福。吾唯當勉為好官。若等勉為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芃茂。忽大雹如盎。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此。即出署履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有窪田千餘畝。被水佔為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所。雹已堆滿。出水

面。比至大田。苗殊無損傷。召問邨農。唯言午間有大雨一陣。不見冷子。冷子者。東人呼雹也。徧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禱龍王廟。見頹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既大熟畢穫。忽廟壁圻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鱗鱗徧身。鱗作金色。羣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衆紳曰。若神願遷者。即隱形。語畢不見。移廟之議始決。祠後祈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無歉歲。君未涖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罣誤者甚衆。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染者。論者以為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七載。年七十歲。君為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為宗。不緩為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陋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規前任十年內至輕者以為額。公事應為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諭紳富而已為之倡。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有逋負四五百緡。及宰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顧倍蓰於初。集寅好賻賵。乃克以喪歸。其理訟也。原被中證有一人到案。即受詞而遣之。以其詞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若情事轇轕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人不擾。章邱至繁劇。半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無赴愬者。御書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

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故民懷而吏不怨。生平所著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版行。自定所著古詩文辭目錄付雕。孫去取甚嚴。命毋得增損一字。總三四萬言。藏於家。

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文

道光六年。沙船在上海受雇。載江蘇布政使司屬額漕百五十餘萬石。由海運抵天津。兌交官艤。駛鯨波五千餘里。不兩月蕆事。米數無所損失。而質堅色潔。為都下所未見。中外慶悅。於是上海士民相與謀曰。黃婆誕降至正之初。自崖州附舶至吾滬烏泥涇。教民紡織。棉始為布。化行若神。法流松太。近世秦隴幽并。轉傳治法。悉產棉布。然松太所產。卒為天下甲。而吾滬所產。又甲於松太。山梯海航。貿遷南北。黃婆之歿也。鄉里醵葬而祠之。遞遷遞毀。樂利在人。肸蠁無所。有功則祀之謂何。常用為恧。今茲幸以沙船運漕。懋著成績。而沙船之集上海。實緣布市。海壖產布。厥本黃婆。歆水思源。不僅生養吾民人已也。合詞籲閶。宜必得請。則皆曰諾。有司稽諸載籍。則有徵信。以轉請於上官。士民聞黃婆之得建專祠也。爭捨貲財。不勸而集。隆棟桷之制。極輪奐之飾。趨事孔亟。不日落成。附近郡邑。歡呼感慕。捧腥熟。挈香楮。傴僂踴躍。況首階下者。肩踵相摩。嗣以公牘有海運功臣之語。近涉牽附。上官指駁。格於入告。滬

人以未列祀典。不足稱成功盛德。微言於予。以訊將來。余應之曰。顯晦有時。神人一致。夫以棉布之利百倍絲枲。而無主祀之神。異日秩及無文。舉先棉之祀。舍黃婆其誰與歸。諸君子推本海運。歸美黃婆。固非無說。然國家承平二百年。徒以河事多故。偶舉海運。著績也猶暫。至於松太兩屬。方壤不過二百里。歲供編銀百餘萬兩。額漕六十餘萬石。而因緣耗羨以求利者稱是。其地土高水下。風潮日至。沙鹵不保澤。雖得木棉種於閩廣。差宜土性。而車弓未作。莫利民用。農不償本。久必罷廢。追呼急迫。馴致流亡。則虛財賦之邦。鞠為甌脫矣。而今數百年來。紅粟入太倉者。幾當歲會十二。朱提輸司農者。當歲會亦且三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業。稱東南樂土。其以宦遊至者。又皆絜駕齒肥。以長育子孫。凡所取給。悉出機杼。以此程黃婆之功。其仰關國計盈虛者。較之海運。奚啻什伯而已哉。滬人以為然。故為之銘。其辭曰。

天憐滬民。乃遣黃婆。浮海來臻。滬非穀土。不得治法。棉種空樹。惟婆先知。製為奇器。教民治之。蹈車去核。繼以椎弓。花茸條滑。乃引紡車。以足助手。一引三紗。錯紗為織。粲如文綺。風行郡國。昔苦飢寒。今樂腹果。租賦早完。昔苦逋負。今樂盈止。以妥子婦。我衣我食。五百年所。遠矣明德。誰忍忽諸。享祀不斷。墓沒祠蕪。無隱不彰。新廟奕奕。滬民奉嘗。神饗具醉。降福吾民。自今有歲。歲有民足。居足思厲。敢告司牧。

碑傳集序　　錢儀吉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跡炳著於　國史矣而金匱石室之藏。外人弗得見。冀承乏會典之役。幸獲展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采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得若干篇。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輯之為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林。不啻嶽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果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考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為耳目之玩已也。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或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爰取湘東王之事以名之。後有得者。當為續次云。

碑傳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
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

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案矣。會予再任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縣歷數十年。未嘗敢請。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既謂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為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之耶。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尚書索綽羅公用予言。更其稟。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穆堂侍郎所為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山谿道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

請。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為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持議不刺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考。而文字之益為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暮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為後序。

記沈林

錢泰吉

錢子讀易至旅之六二。感念舊事。喟然曰。童僕而貞信有賴。若沈林者可與。噫沈林死矣。沈林鄉人也。愿謹無他能。紡事我從祖肖巖先生。餘十年。從祖殁。隨我叔往山東。叔卒於署長清縣丞任所。無以斂。沈林號呼於衆。縣人鮑君憐之。任其事。叔母始得攜弱子女扶櫬歸。沈林奉侍甚謹。從父中丞公愛沈林。召之役。沈林時時節廩直餉幼主。念及舊恩必泣。如是者十年。錢子曰。吾見為童僕者。當盤旋赫赫時。務欺詐弄權市利。以肥其身家。遇變故則鳥獸散。甚或盜所有。忠信可任者。百不得一二。市朝則滿。夕則虛。其理固然。瑣瑣厮賤何責焉。必繩以生死不變之義。彼狡黠者。且反脣相稽。謂士大夫厚恤親故者。何不多見也。噫若沈林之思顧舊恩。固結而不解。詎獨人奴之藥石耶。鮑君於旅人焚次之時。不惜資斧。亦薄俗所難。而我錢氏所當不忘者也。惜沈林愿樸不能舉其名。但頻呼鮑善人鮑善人云。

記介休獄

某歲元旦。盜入介休富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姻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氏子怒詈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

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興雅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飾於財。知王媪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貲。可攘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奧伺媪至。搤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媪。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認。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至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為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為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視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認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三環耳。前失

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妾所得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環後所別製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之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東南水患論 江西水患附

李祖陶

天下之患有積之數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尚可以救再遲數十百年則病入膏肓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東南之水患是也蓋大江為東南之紀凡四川兩湖江西江東六省之水皆流入於江以入海此如人身之有腸胃腸胃通利則上可以納飲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無病否則積之於中其人必脹塞死矣道光甲午予館吉安府鷺洲書院為張南山司馬書黃梅禦災錄後謂南紀之有大江猶北紀之有黃河黃河水挾泥沙性善徙惟有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旦夕南方則厥土塗泥又處處石山高聳沿江緜亘以禦其暴故水患時有民亦不致蕩析離居乃數十年以前水患未劇近歲則頻頻告災無異於河因由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過多然雨止而水不即退有延至二三月而後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則以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為田與水爭地故致横潰四出而不可止也且瀦兩湖之水者南莫過於洞庭湖湖旁為人圍佔湖不容而溢於江荆州沔陽遂處處為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過於漢水漢水自襄陽南下折東至漢陽府下流水面狹於上流堤逼水築水漲無可宣洩漢川天門等縣遂長在水中予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學幕隨使舟上下熟察情形嘗作七古一首以言其意大旨謂湖北不可築堤無堤則水勢散緩

雖大雨而不為災。譬之一杯之水。固虞其溢。若注於大盤。則見盤而不見水矣。主人與幕中客。皆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也。至黃梅以下。則江漢與彭蠡會。禹貢所云三江也。水勢洪大。倍逾黃河。而處處圍田。處處作室。江面漸狹。江水遂不能暢流。且地盡墾闢。沙土無草根據住。雨即湧入江中。江亦漸淺。夫江面不濶。則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則洩水不快。加以淫雨連緜。蛟螭怪發。水安得不橫溢為患。黃梅居其中間。上湧下逼。區區土堤。一觸即破。此韓子所云引繩而斷之。其斷必有處者也。司馬出其全力。為黃梅禦此大災。固非尋常吏治可及。然職守所拘。亦不過眼痛醫眼。足痛醫足。至於洗滌肺腸。流通血脈。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哽噎。下令尾閭可以洩。而不致鼓脹者。則未暇及也。他日擢居言路。或持節坐領一方。知必有道以處此矣。其時予尚未與吳竹庵司馬相交。文亦統論東南而非指江西。後竹庵以所著此君園稿付予勘校。得見稿中之文。有與予暗合者。其記登新吳文昌閣也。謂文昌閣居考棚之中。西望遠山。隱隱若與天際相與。論棚民開墾之勤。稻畦竹林。與山俱上。桑麻雞犬。如在雲端。然而地力盡闢。山皮亦破。驟雨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桑海變遷。將有貽患於數百年之後者。乃生息既蕃。無田可耕。遂至斬山佈種。踏嶺植松。固緣人力之勤。亦迫謀生之亟也。落落數言。禍之根已揭出矣。其為石鐘山新洲記也。

謂石鐘山臨水為高。石皆峭骨玲瓏。水則穿穴激盪。風來湧之。則呼吸有聲。此石鐘之所以名也。丙申冬。舟過湖口。望上下石鐘山。皆跂立平地。水竟不至其足。緣近年傍山漲出一洲。與西岸土基相值。岸既狹。則受水之地。不能廓其有容。將水流之地漸且滯而難暢。則此洲之繼長繼高。所關非淺鮮也。且夫江漢朝宗。其東滙為澤者。彭蠡也。彭蠡統江西十三郡之水。聚而為東西鄱陽湖。東湖之水。由徽饒廣信南康而來。西湖之水。由南贛吉臨南昌而來。其合流在吳城之雖子口。其出路則惟湖口。湖口之水阻於洲。則將逆流散漫而無所歸。恐江西之水災不可問矣。予自丙戌以後。未嘗北上。不以此言為然。後甲辰往安慶。過之。則石鐘竟絕響矣。此猶腸胃間生一大毒。上之飲食不能容。下之大小便亦不能通利也。其為江西之害。可勝言哉。其為江西水勢論也。曰滄海果可為桑田也哉。其說近於荒唐。其變由於積漸。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如水勢日漲。河道日淺。不知伊於胡底也。自戊辰需次豫章郡。無論公所民房。未有以水為宅者。今辛卯以後。水灌城內。淹沒數次。自東大街而東。屋內水蹟。皆及墻腰。沿河居民。以堤為命。蕩析離居。幾不能胥匡以生矣。然而河道轉由此日淺。十年前糧艘。不聞起剝。今起剝不止一處。即出江以後。閘河亦處處淺阻。夫豫章各郡之所以淺。由山土開

壑之日淤。閘河以北之所以淺。由河工挑挖之不力。而其源則因海口狹而江水壅江水高而湖水滯。近湖口又生洲數里矣。湖水艱於出。乃浸溢於江西各郡。水漲時則憂其深而不安於居。水涸時又憂其淺而不利於行。雖有智者。不識將何以善其後也。於是有為疏江之說者。裕魯山制軍守武昌時。見湖北年年水災。堤高則水與俱高。良由江底淤淺。不能容納。即欲知會各省。同力疏江而未及行。去歲恭逢 聖主下詔求言。順天府丞臣陳寶禾即以此言進。謂近年東南所以屢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流積。河成灘者。歲增數十區。而所以歲增之故。半由湖廣等處無業遊民。私墾山田。每將所掘細碎沙石。拋擲江干。或為雨水冲倒。或為潮汎飄轉。漸湧江心。歷時既久。高出水面。阻河成陸。下流蘇松居民。又以河田易種。交蘆稅輕利重。往往據為己有。藉以謀生。小則數十里。大則數百餘里。與水爭地。無怪水之橫潰而為害也。臣愚以為及今江水未漲時。 欽派一二臣工。如明永樂朝夏原吉泰浚故事。乘駕小舟。順流上下。體察通江情形。訪問濱江父老。孰為舊有之沙灘。孰為新增之蘆灘。灘形已成。應如何開墾。沙勢已聚。應如何疏通。究衆水滙江處所。應如何引而聚之。俾得蓄水力以去淤沙。大江出海口門。應如何濬而廣之。俾得泄洪流以順水性。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或竟交閱視之人辦理。抑或分交各督撫細估

工費。量設丁力。委婉開導附近居民。不得爭此些小之利。以致歲受淹沒之患。並嚴禁江廣遊民。不得於逼江左右。拋棄沙石。庶江流順軌。而水患可以永息。此摺言所以致災之由。止以上游拋棄沙石。下游壅種沙洲為言。而不言壅山開土。圍地為田。雖尚未盡。而其奏請 命官體察訪聞云云。則實實可行。若果能行。則江西尤大受其福。蓋江西之近年頻頻患水者。皆由於鄱陽湖口之不能消。湖水之所以不能消者。由於江水一與湖平。即能阻遏湖水。使不得瀉洩。禹貢所以言東滙澤為彭蠡也。江水或高於湖。則且乘其隙以倒灌。黃河所為以濁流而淤運道也。如能由海口以上。節節疏通。傍岸為田者。盡皆廢棄。中流起洲者。並即剗除。則江水皆滔滔東下。鄱陽湖水與洞庭湖水即隨之而行。則東南之水患除。而江西之水患亦除矣。然而此盛舉也。亦大役也。須為一勞永逸之計。不可苟且。以塞一時之責。首在用人。須得一智深勇沈曉事而兼能任事。如元之賈魯。明之潘季馴。本朝之靳輔者。駐扎九江適中之地以主之。各省督撫相與應和。從長計議。按輕重緩急之勢以舉之。不一年可底於成。費用浩大。不必請帑。亦不必開捐。各州縣皆依田科派。不獨近江附湖者可派。即遠不相及而有水流入於湖者。亦可派。以沙土隨流可下。其受患均也。工則調取附近州縣之丁。計口給貲。附近居民。身被其患。必樂於從事。可不勞督責矣。大江

既治。以餘力并治鄱陽湖洞庭湖及漢水大為民患者。然後申飭州縣。凡小港支流有水可入通川者。即通川之歸於鄱陽洞庭者。並加疏濬。俾泥沙皆得隨之以入海。并令州縣歲委丞倅巡查一遍。有不如法者。隨督責之。則地平天成。其功當與神禹比烈矣。蓋禹之治水也。禹自言之矣。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言先決大川之水。使歸於海。後決田間之水。使歸於川也。孟子復代言之矣。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當洪水橫行。懷山襄陵。何以能使之由地中行。則疏瀹決排。孟子復歷歷言之。而非如近人築堤作壩以障之也。夫東南之水。無大於長江者。江西之水。無大於章江者。長江以大海為歸宿。章江以鄱陽為歸宿。而鄱陽之水。又流入長江以趨海。故必江水深通。由地中行。而後湖水不致壅積。湖水不致壅積。而後章江得順軌安流。章江得順軌安流。而後各郡之通川小港。及田間畎澮溝渠之水。皆不致橫溢為患。此猶人身腸胃通達。血脈周流。而上之咽喉可以納。而下之尾閭得以消也。吳竹庵有見於此。故言之重焉。詞之複焉。雖未及疏江。而意實重在疏江。陳府丞本其意而申言之。而後治病之方。一旦為之拈出。但需善於用藥。主攻伐而不主補劑耳。予故并連書之而為此論。世有大力者行之。則東南數千里之福。亦東南數千年之福也。咸豐元年七月上高李祖陶撰。

明總兵官黃朝宣事迹考

吾邑黃朝宣事迹多無可考。其見於明史何騰蛟傳中者。略具末後一節。蓋崇禎十六年騰蛟巡撫湖廣。逾年國變。福王立。左良玉舉兵反。騰蛟赴水。遇漁舟救起。轉至長沙。集僚屬痛哭起兵。而兵不足遣。章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溆浦。承允自武岡至。兵勢稍振。順治二年。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等。以眾無主。議歸騰蛟。率眾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既搖旂等歸順。復招其黨袁宗第等來降。而自成將李錦高必正。騰蛟復命堵胤錫招降之。眾驟增至數十萬。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朝宣先璧為總兵官。與承允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牛進才及董英馬進英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唐王。與監軍李膺品先至湘陰。期大會岳州。先璧逗遛。諸鎮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南至。為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挫。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驕且貪殘。朝宣尤甚。掠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騰蛟不能制。 大兵破汀州。唐王被執死。而永明王立。以騰蛟為大學士。四年。 大兵破長沙。騰蛟不能守。 大兵入衡州。守將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章曠傳又言黃朝宣者。巡撫宋印鶴部

屬也。其見於明史者。如此而已。而出身則皆未叙。夫騰蛟之赴水而遇救也。人以為得神之助。遠近歸心。其調兵也。以朝宣為首。其分鎮也。亦以朝宣為首。則朝宣之才勇威名。必有表表於一時者。使能聯絡諸鎮。合力一戰。勝則死灰復燃。唐王或不遽至於敗。不勝則橫尸原野。亦不令黃得功專美於前。宜不轟轟烈烈一丈夫哉。乃始則聞郝搖旂等至湘陰而懼。抽兵先還燕子窩。繼則與先璧逗遛不前。致李赤心獨戰而敗。終則有城不能守。而迎降被殺。則是貪生怕死。而卒不免於死矣。曷足以污簡牘哉。然而予以東華錄考之。則所書有與此異者。一為寫本。載順治四年逮偽總兵黃朝宣至京。誅之。一為刊本。載順治四年湖廣巡撫高士俊奏攻拔衡州安仁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偽總兵黃朝宣。夫曰生擒。則非投降可知。曰逮至京則生擒後仍不順從可知。曰誅之。則必非支解。合寫本刊本觀之。而朝宣之結局可知矣。考

國初延攬人才。其受降亦有分別。崇德七年松山城破。大兵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祖大樂。皆豢養而使之降。其餘兵備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守備千百總官百餘員。盡戮之。朝宣當戰敗時。主將必愛其勇壯。傳令必生擒之。其逮至京。必誘之降。脅之降。雖百計豢養。而終不變節者。故必誅之以絕其患。是其始雖不足觀。而其後實能晚蓋。東華錄。據我　朝實錄而書。當得其實。明史或因傳聞

之疑而失之也。舊劉縣志載黃朝宣上梅人。其父為雲南沐府儀賓。朝宣孫舅家風。
因習武事。明末沙州亂。沐府破。朝宣輾轉兵間。官至參將。不至與天沐同燼。必積有
功勳。其事蹟皆不可考。而瀏溪黃稚官鼎孫三事始末。稱順治二年六月。南都破。而
朝宣擁滇兵駐醴陵。為隆武固守。分宜縣令曹國祺與馬口曹舉人志明。號召七姓
子弟起兵。奉新昌陳僉都泰來為盟主。而約朝宣以滇兵為外援。詎知上新兵起。而
朝宣兵尚未發。故泰來志明等皆敗走。丙戌。上新遺燼復熾。朝宣果移醴陵兵。攻圍
袁州府城。則其人亦不甚碌碌。舊劉志稱曾封江楚侯固無稽。而新劉志并削其名
不載。則太鹵莽矣。吾邑人物見於史者。前惟鍾傳。史稱高安人。由其時未分上高。實
則生於視頭。今其遺裔。尚存舊譜。後之見於史者。為黃景黃朝宣。然皆牽連得書。有
姓名而無籍貫。遂使一侍郎一總兵事蹟。皆在若滅若沒之間。轉不如曹志明附陳
泰來傳。姓名書於目錄。籍貫紀於傳中。一開卷而即可得。然以東華錄觀之。朝宣之
在
國朝。必頗有關礙。故大書特書。不無新故之際。以頑民受戮者甚多。何以他皆
不書而獨書朝宣。此必得順治朝實錄考之。始得其實。猶之袁崇煥見誅於莊烈帝。
至本朝儒臣讀書錄。而後知其故也。至於貪殘好殺。武夫類然。明史劉大刀傳且有
微詞矣。於朝宣復何責哉。予故特為考次之如右。

以東華錄證明史之失大書特書黃總戎可不朽矣

讀陳節愍公遺稿書後

明末　國初新昌有兩忠臣吳公甘來與陳公泰來吳公於崇禎末年與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諸公攀龍髯上升世祖章皇帝特旨褒嘉　賜諡忠介陳公則於南都破後聞上高曹孝廉志明舉兵奮螳臂競起於順治三年兵敗死之至乾隆中年
高宗純皇帝　命儒臣纂勝朝殉節諸臣錄始　賜公諡曰節愍兩公明史皆列於大傳不夷入忠義類傳之中以其人皆素有本末不徒以一節見也顧史體謹嚴刪削繁蕪所載僅其大略而繁重委曲之故與處心積慮之微則非旁考他書豈讀其遺文不可盡悉吳公著有莊介公集予得讀之陳公文則未之見本年予館郡城鳳儀書院新昌李茂才向榮一日過予謂陳公後裔藏有節愍公遺文數十篇不敢出以示人予曾錄得數篇一為南都上宏光疏一為倡義檄一為諭驛傳道牌一為遺招撫書書最佳似在謝疊山卻聘書之上予聞而大喜亟取閱之上宏光書首言今日為乾坤斷續一大關頭皇上當比迹宣光而諸臣亦宜以尹吉甫鄧禹寇恂諸人自待不可悠悠忽忽如唐之季宋之南中言先帝知臣召對時與聞機密夜分商畫情如父子而臣之所以事先帝者催漕則雇船無貲首捐二千金以風百司輕貴

兼支。更得五萬金。以資軍費。關門告警。自請巡邊。旬日之間。築堡五十座。敵兵逼壘相持半月。無隙可乘。乃捲甲宵遁。密約鎮臣吳三桂分道追之。戰於墻子嶺之南峪口。一日三捷。及以封差歸里。士冠引張獻忠賊兵圍城。復率家丁數千迎路破之。此皆臣事之梗概。而未能報先帝之萬一者。暨皇上王承大統。亟詣行在。聞揚城兵民之急。不憚以身赴之。圍解而疾作矣。然先皇帝之仇一日未報。則臣之心一日不死。倘鬼伯稍緩須臾。則志師終當慷慨。蓋其時馬阮擅權。忌直醜正。公知南都必破。故欲留其身以有待也。倡義檄。謂本寺昔膺□□之命。九邊豪傑。半在戎麾。今散處山澤海濱者。聲息漸通。無不枕戈以待。茲督滇黔大兵十萬。相機會勦。聞吾鄉好義。久切同仇。翼以統帥無人。韜鞱憤發。此正攀龍附鳳。垂功名於竹帛之時也。為此出示曉諭云云。諭驛傳道牌。驛傳道指夏港戴國士也。謂某兄先朝之孝廉也。父登科甲。祖受誥封。高曾而上。孰非明之臣子。而忍一旦背之。即出受官爵。或為保身家計。亦何妨稍存故國之思。乃傾心竭力。惟恐敵之不強。明之不滅可乎。匹夫一呼。四方雲集。以兄曾依傍聲氣。誤誤或有清醒之時。故駐師吳鎮。不即加兵。能悔則身名兩泰。執迷則有罪不赦。其責備甚至。遺招撫書。謂泰來江西之賊士。而實先朝之遺臣也。近傳執事明示。欲盡明室士紳而羅致之。泰來則不敢萌二心。一則先帝知而用之。

實宏且重得君如此何忍負之一則宏光繼統蒲海彈冠泰來初起原職繼轉刑垣皆辭不敢就蓋有見於權勢朝廷詹書構爲翻案錮黨之徒絶報仇雪恥之念倘靡好爵負媿在天兩疏乞休潛寓規諷摩小恨其異己遂朋謀誣以族誅僞非大難再徵家已破矣然而終不敢怨且悔者以終可以告先帝也夫不敢負先帝以事宏光敢取宏光以事他姓乎且癸未四月大兵畧地而迎泰來奉先帝命實相阨於滦水之間左旋右抽未嘗稍譏昔相遇於原野今相綴於班行與言及此執事爲君然矣夫執事之欲羅致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誠有如所云求一廝養卒不可得者即意高蹈之流必抱忠愛之性然人而忠君愛國者皆天地間一種癡性漢也可與之守死殉道而不可與之邀會乘時楚逼王陵而老母可劃魏得徐庶而終身不諫士既有志不容強耳執事既開新朝之運宜宏江海之量來者不枉往者不追可也或虞忠愛之人不顧成敗每思舉義以圖不利嗟乎一君亡復立一君此雖耿耿之臣心實莫必夢夢之天命況事當其易雖中材可以有爲時值其窮雖上智亦難爲力嗚呼已矣包胥無可哭之秦庭諸葛無預籌之蜀鼎而又何憂耶末又言妻子不足顧而顧得一閒曠之地以讀易終老熊太史暉吉跋謂視聲山卻聘書千載有光洵乎其有光也然以予考之遺招撫書當在倡義檄與諭驛傳

道牌之前。蓋當金陵既失。福王出奔。我　朝即命親王帶兵至江西。復設招撫院於南昌各府。歸順者踵至。而唐藩立於福州。頗能振作。陳公與同邑漆進士嘉祉。戴舉人國士同謀舉兵。而國士旋受招撫。轉為出力。陳公孤掌難鳴。遂欲避迹入山。故有銷鎗遣妾祝髮結廬遊黃蘖諸詩。當事聞之。即欲具書招致。公主意已定。將入山而先留此書。亦婉亦嚴。即顧亭林與當道書之意也。會上高曾舉人志明。為南臺御史。汝蘭之御。世受國恩。與邑中文姓子弟倡議勤王。時同邑黃總兵朝宣擁重兵屯劉衣州之燕子窩。可以為援。而請陳公以重望為盟主。公慨然從之。遂作檄文。布告遠近。兼諭國士回頭。檄中所云督滇黔閩粵大兵十萬者。指黃朝宣也。閩吾鄉好義志切同仇者。指曾志明也。其後兵起。朝宣牽於湖南何騰蛟之檄。不能赴援。公與志明遂敗死。志明明史無傳。事跡附泰來傳中。明說志明倡而泰來應。其前委曲事皆不能詳。此須合新昌縣志暨瀔溪黃鼎彝三事始末閱之。而後可見其全。茂才跋語。謂泰來不知所終。以誤次此書於檄牌之後。故疑以為然。若果不知所終。則為　國初遺老矣。安得乾隆間賜謚與祭哉。太僕寺與僉都官皆加於唐藩。非加於福藩。遺書謂立朝不滿五月。受秩不過七品。其明證也。然茂才不錄此書。則無以補明史之缺。而予亦終身不知此中有許多委曲矣。文獻足徵。豈不快哉。吾鄉當明末　國初之交。

忠臣義士。磊落軒天地者。纍纍。清江有楊公廷麟。南昌有萬公元吉。宜春有袁公繼咸。新建有姜公日廣。臨川有揭公重熙。新昌有陳公泰來。皆欲揮魯陽之戈。以挽白日之墜者。其文采皆炳炳烺烺。而皆不得見其集。故事跡僅見於史。而其他委曲盤難之故。與處心積慮之微。皆落在蟲鼠口中。不可得見。安得更有留心文獻如茂才者。錄其遺文以示於人。使昭昭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故既撮錄其文而復附論之如此。